

要公布的原因，一千八百件到底有那些人，你們隨時可以拿出來講，這對我們的威脅很大。把資料攤開來讓市民檢視，不可以有資料在你那裏，你們高興的時候就拿出來講，這對議員的傷害很大。

在北美館的事件，不管是蔣議員或費議員的案子，就你們對外宣布的內容都沒有違法，但是記者就拿來當大事辦，既然你們已經登記了，隨時可以提出來，當然要讓我們知道。

陳副市長師孟：

是時間上的問題。

主席：

時間是看你要不要做。如果議員以書面質詢提出來，一個禮拜你就要答復。兩個禮拜你應該可以做好，你儘量做，我認為這件事對我們議員同仁的影響太大了。你們做登記，往好的方面講，你們是統計對議員的服務有沒有周到，往壞的方面講，就隨時可以要脅我們，府會之間要有誠意。休息十五分鐘。

## 副市長兼任市府各專案小組業務 報告及質詢第二組

質詢日期：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質詢對象：陳副市長師孟、白副市長秀雄

質詢議員：陳政忠 陳永德 陳進棋 陳錦祥 黃義清 黃金如  
李銀來 李金璋 計八位 時間九十六分鐘

## ※速記錄

——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主席（陳議長健治）：

現在進行副市長質詢的第二組，由陳永德等八位，時間是九十六分鐘，請開始。

陳議員永德：

請陳副市長上台，陳副市長！巨蛋興建現在可能是越來越難產了，我們跟省政府方面也經過多次的溝通，在市政府內部也開了六次的會議，每一次的決議都不太相同，從以前的市立體育場、中山足球場，一直到現在的中山學園，地點不斷的更換。對於中山學園這塊地，據說台北市政府和省政府經多次的溝通，已經產生了許多的共識，但最後是因為彼此的意識形態、政治聯想及政治利益的考量，使得宋省長遲遲不肯點頭。我們台北市政府也開始放話，要回復中山學園原本的規劃，就是以文化園區的方式展現，裡面包括有廣播大樓、博物館及許多的公園綠地。我們不知道市政府這樣的用意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要把中山學園，也就是包括鐵路機廠、菸酒公賣局等十九公頃的用地，和市政府前面的廣場、國父紀念館，做成一個都市的綠肺，成為我們台北市的一個環保中心，我想請問副市長，這樣的構想是不是已成爲定局？還是只是放一個煙幕彈，真正的理想還是要把巨蛋蓋在中山學園？你們現在的構想和真正的想法到底是如何？

陳副市長師孟：

陳議員關心的巨蛋問題，實際上是我個人一年半以來最大的挫折，就我個人所瞭解，市長並沒有完全放棄以中山學園這塊地來興建巨蛋，但是我們所得到的一些資訊都不是非常的樂觀，所以我們不得不開始尋找一些替代方案，而這個替代方案仍然跟過

速記：蔡舜如

去一樣，也包括市立體育場，只是我們現在多加進一個二〇二兵工廠的部分土地，但這絕對不是所謂的煙幕彈，或是什麼政治的手段，這是我們陷於目前不利狀況時所必須做的考量。

陳議員永德：

我們的替代方案到底有幾處？

陳副市長師孟：

在我們的心目中，至少有二處，一處是市立體育場，一處是南港的二〇二兵工廠，而中山足球場大致上已經被排除了。

陳議員永德：

我記得在上個會期的副市長質詢當中，本組也特別對巨蛋的問題，提出一連串的質詢，當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也就是除了地點本身的優缺點及周邊環境的考量之外，應該把是否擁有主控權及購地成本列進去。我們認為台北市還有幾處相當優良的地點適合蓋巨蛋，當初我們也特別針對現在的中山學園，提出幾點不適當的理由，包括交通及環境的衝擊，及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的衝擊。你們說要創造二十億元的利益給省府，讓他們用以解決台鐵的危機，事實上這就好像是利益的交換，當初我們的構想當然是基於互利互惠的原則，大家都對這件事充滿期待，但是由於政治利益的糾葛，變成省方和我們彼此之間的角色，我們的巨蛋一旦完成，國際間所有的大型會議、慶典都將可能在台北市舉行，宋省長是不是害怕以後所有目光的焦點都集中在台北市，集中在陳市長，以至於即使我們願意為省方創造二十億元的利益，宋省長都不同意將這塊地讓出來給我們。據我所知關於這塊地的細節幾乎都已經談好了，最後因為卡在宋省長，而沒有辦法決定。

陳副市長師孟：

我不太敢用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

陳議員永德：

你是君子，他也是君子。

陳副市長師孟：

到現在為止省方對於我們在三月中旬所提出來的協議書，一直沒有正式的書面回覆，而我們所得到不利的負面資訊，都是來自口頭或是電話的回覆，因此我們還是懷著一絲希望等待省方正式的書面回函。

陳議員永德：

據說省府和我們的談判已經瀕臨破裂的邊緣，原因是主事者不肯點頭，有沒有這回事？

陳副市長師孟：

的確是。

陳議員永德：

據我所知你已經和吳副省長談到很多具體實際的內容，而裡面的決議內容大概是說和省方的談判都是基於互利互惠的原則，只有在省方不同意的時候，我們才會考慮其他的替代方案。

我們質疑的是，關渡平原當初就是原本的既定政策，而且中央也願意補助我們三十億元的經費，對於新的地點和新的方案，還沒有具體敲定之前，教育部對其他的地點並沒有提出任何的補助方案，是不是這樣？陳市長過去是因為要和黃大洲進行政治角力，所以故意在當選之後，否決黃大洲所相中的關渡平原，並否決教育部同意給我們的三十億元補助款。

其實台北市還有很多適合興建巨蛋的地點，你們不去尋覓，偏偏要找省府所有的中山學園，再來跟宋省長進行政治角力。

陳副市長師孟：

當初決定在關渡平原興建，中央曾答應要補助建設經費的一

半三十四億元，但這只是建設經費，並不包括土地徵收的經費，所以如果我們把它移到市立體育場，因為這是市有地，在土地的取得上不需要花任何的錢，或者是中山學園以區段徵收的方式來做，也是不需要花土地的成本，這也是過去我們爲什麼想把它移進來的最大經濟考量，並不是故意要和黃大洲市長別苗頭。

**陳議員永德：**

教育部並沒有答應我們在其他的地點興建時，也補助我們一半的建設經費，因爲當初我們的方案決定的地點是關渡平原，所有的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都做過了，結果也都認爲適合在那裡興建，在交通上或許我們得花三十分鐘的時間開車到關渡平原，但是在三分鐘內就可以找到一個停車位，這是將交通的衝擊減少到最低。

在關渡平原蓋巨蛋不但能符合國人的期盼，並且還可以開發關渡平原的部分地區，這是一舉兩得之事。事實上我記得在年初的時候，你們就曾說過要在一個月內將地點確定下來，而現在即使地點可以馬上確定，但在陳市長的任內也可能看不到巨蛋的完工，所以我們覺得非常的失望。

**陳副市長師孟：**

巨蛋要在陳市長任內完成，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爲一個巨蛋至少需要三年的施工期，再加上前面的前置作業，比如設計規劃等等，也需要一年的時間，所以本來陳市長的用意，也不是說在他這一任的任期內，就可以完成，但是他希望能動工，並且看到一定的成績。

目前以我們的情況，如果要在市立體育場來蓋，在明年年中能夠開始做連續壁，則仍然是有它的可能性。

**陳議員永德：**

如果在市立體育場蓋，造成的交通衝擊會更大，同時我們也曉得市立體育場裡面還有田徑場，將來如果巨蛋蓋在這裡，在施工的期間，我們是不是還要苦心去尋覓一個新的田徑場，這樣週而復始的浪費我們的行政資源、國家公帑，你認爲好嗎？擺在前面發展田徑的資源已經非常不足，如果在我們全體議員的反對之下，貿然在市立體育館蓋巨蛋，是不是顯得過於急躁？我們不希望市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一夕數變，一下子說要在中山學園蓋巨蛋，現在又說要把所有的中山學園和國父紀念館連成一氣，變成都市的綠肺，陳副市長剛剛又說他們還沒有放棄在中山學園蓋巨蛋的最後希望，我不曉得你們這樣說是不是故意在向省政府下馬威？既然不是心中的肺腑之言，我們何苦來放這個煙幕彈，讓省市之間的溝通情況更加惡劣？

**陳副市長師孟：**

中山學園過去的規劃，的確包括了許多的單位，如台北電台和總統府的國史館，還有新聞局等，但是後來在我們企圖把巨蛋移到中山學園之前，很多單位自己已經打退堂鼓，所以中山學園的這個計畫，其實早就面目全非，跟原本六年國建時提出來的完全不同，至於是不是要把它變成公園綠地？我個人沒有做這樣的放話，但是我們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

**陳議員永德：**

其實依照當初的規劃，我們議會大多數的同仁，都屬意把中山學園這十九公頃的地，規劃成公園綠地，變成都市的綠肺，因此我們也一再急呼希望不要破壞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不再對交通造成衝擊。等到我們的東西向快速道路、捷運系統和光復南路地下道填平工程都完成後，這一塊公園綠地就可以變成台北市最佳的休閒去處。所以我們以前提到的方向，其實跟現在市政府

準備採取的步驟是一致的。包括在關渡平原，所有的細部計畫已經都完成了，中央也答應給我們補助，所有遴選的顧問公司，也都準備朝我們的方向按部就班的去做，但是我不曉得你們爲什麼完全不考慮關渡平原這一塊地？你們不覺得可惜、浪費嗎？一定要用省、市之間彼此的政治角力競爭，來凸顯興建巨蛋的需要嗎？這樣的政策、這樣的心態，如果繼續下去，我們的巨蛋將永遠遙遙無期，提昇體育品質的期待也永遠無法實現。

所以我們希望市政府能夠回歸到原點，趕快把關渡平原的計畫擺進去，而不要老是想那些根本做不到的事，比如南港聯勤二〇二兵工廠及現在的市立體育場。要不然我們先前開的幾次會議，包括省市之間的溝通都白白的浪費掉了，我想這是非常可惜的。陳副市長！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將中山學園積極的往公園綠地，創造都市心肺的功能上去定位、去努力？不要再跟台灣省政府去做那些無謂的溝通，浪費我們自己的時間和資源。

陳副市長師孟：

對於這個問題我分二部分來講，第一是關渡平原的部分，關渡平原原先的確是有一個運動公園的設計，但是徵收起來，費用大概要上百億元，這對我們來說財務上會有非常大的困難，至於剛剛陳議員提到當初教育部會答應補助我們三十四億元，目前教育部的官員也都有來出席我們的巨蛋催生小組，他們對於地點並沒有做過任何的堅持，換句話說，不管通過的設置地點在那裡，他們都會補助二分之一的建設經費。

至於中山學園這塊地，我們仍然覺得在各方面條件的比較下，它還是最佳的，我們希望這次民選總統就職之後，宋省長的心胸能夠更開闊，並且經由李總統的協助，願意將這塊地提供給我們來蓋巨蛋。

陳議員進棋：

當初市長的競選承諾是八十四年四月底以前要完成巨蛋的規劃及地點的選擇，是不是這樣？

陳副市長師孟：

巨蛋的規劃是沒有辦法完成，因爲規劃還包括整體的基礎設計。

陳議員進棋：

當初黃前市長已經把所有的規劃和設計都做好了，但是陳市長一就任之後，就把整個案子都推翻掉，不蓋在關渡平原，而要移到市立體育場或是中山學園，現在又說是二〇二兵工廠。當初你們的承諾，是要在八十四年四月底以前，就要完成巨蛋的規劃設計及地點的決定，是不是這樣？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沒有說到這個規劃，但地點的確是有提到。

陳議員進棋：

地點有談到？好，從八十四年的四月底，到現在已經是八十五年五月份了，爲什麼地點還決定不下來？

陳副市長師孟：

你說的八十四年四月，我不太清楚。

陳議員進棋：

你跟市長都有講過，但是拖到現在已經一年多，地點還是沒有決定，這就是你們的錯了。

陳副市長師孟：

時間當然是很重要，但是對於好地點的尋覓我想應該是更重

要。

陳議員進棋：

好，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地點，你們之前是決定在中山學園，但是在跟省方協談的過程碰壁之後，你們又說那裡要做公園綠地，我請問現在巨蛋到底要蓋在什麼地方？

**陳副市長師孟：**

第一個可能就是回歸到市立體育場，剛剛陳議員也指教，如果市立體育場要拿來蓋巨蛋，它原來的一些設施如田徑場等就要找其他的地點來取代。對於這一點我做個說明，因為台北體專升格成體育學院之後，可能會將學校遷到天母去，而這個田徑場就跟著搬到天母。

**陳議員進棋：**

你們一下子說要在中山學園蓋，現在中山學園碰壁了，就說要在市立體育場蓋，市立體育場又卡到它本身田徑場的問題，你們現在把事情越弄越複雜了，我覺得很奇怪，你們為什麼不用市政府自己的地，卻捨近求遠的去要省方的地？現在又放風聲說要蓋在南港的二〇二兵工廠，結果又卡到國防部的問題，我覺得你們整個的方向都錯了，把問題都推給別人，這樣一來是不是你們就不必負延宕的責任了？

**陳副市長師孟：**

關渡平原我剛剛也講了，需要很多的土地徵收成本。

**陳議員進棋：**

談到土地的徵收成本，我請問當初要在中山學園蓋的時候，你是準備怎麼回饋給省方？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得到百分之四十點五的土地，省方得回百分之五十九點五。

**陳議員進棋：**

你為什麼不把這種優厚的條件，回饋給關渡平原的台北市民，而獨厚省方？你可以不必像水鳥保護區用全面徵收的方式來做，而改用區段徵收的方式做。

**陳副市長師孟：**

關渡平原的徵收，如果市民得回百分五十九點五的土地，並且像省方以商業區高度開發的方式來做，這樣會造成很大的問題，我們一直希望關渡平原以低度開發的方式來做。

**陳議員進棋：**

你現在講的都前後矛盾，因為當初你說用中山學園這塊地，可以有二十億元的利益回饋給省方，既然這樣，你為什麼不以同樣的條件回饋給台北市的市民？

**陳副市長師孟：**

是一千六百億元，而這一千六百億元的利益是建立在這些土地可以做商業大樓使用的前提下，但是如果同樣的條件拿到關渡平原去就無法適用，因為關渡平原實在不適合做這樣的開發。

**陳議員進棋：**

中山學園原來也不適合這樣的開發，附近的居民都持反對的意見，市議會的同仁也大部分都反對，因為在這裡一蓋下去，會造成相當嚴重的交通衝擊。以前台北市一直都沒有什麼綠地、心肺，你現在說關渡平原的徵收需要相當大的一筆經費，可是你只要求類似省方的回饋條件，我們的北投區的市民一定會願意的。採區段徵收的方式來做，也不一定需要給市民百分之五十九點五，按一般市地重劃的方式來做就好，市政府得百分五十五，市民得百分之四十五。市長在競選的時候就承諾過在八十七年底要完成巨蛋的興建，但你剛剛也說了，完成是不可能，可能才剛開始興建而已，這跟市長講的完全不一樣，莫非是市長說話不算

話，只有副市長說的才算？

陳副市長師孟：

當初市長也沒有意思說會在他的任內完工，因為這事實上是可能的，就算他一上任就開始動工也沒有辦法完成。

陳議員進棋：

剛剛你說規劃要一年的時間，動工再三年的時間，加起來剛好是四年，如果八十四年四月就將地點決定，剩下的三年八個月，再採區段徵收的方式來做，怎麼不可能在任內完成？現在地點一再出現問題，剩下不到二年八個月的時間，當然沒有辦法完成。如果一開始就照原來的規劃去做，怎麼會有問題？我覺得關渡平原的條件，絕對優於你們說的那幾個地點。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做過一個研究，以十個不同的標準來做考量的結果，中山學園都優於其他任何一個點，我剛剛說的土地成本只是其中的一項。

陳議員進棋：

以區段徵收的方式來做，就沒有土地成本的問題。

陳副市長師孟：

沒錯，區段徵收是可以解決土地成本的問題。

陳議員進棋：

把給省方的條件，同樣的回饋給台北市民，這樣可以嗎？

陳副市長師孟：

給省方的條件，沒有辦法同等適用於台北市民。

陳議員進棋：

如果省方可以接受，相信台北市民一樣也可以接受。

陳副市長師孟：

地點不同，開發的強度也不同。

陳議員進棋：

你没有去做過，怎麼知道不同？既然有心要做巨蛋，為什麼不利用台北市自己的土地，而要苦苦去哀求別人將土地讓出來給我們用？省方你去攬一下，國防部也要去攬一下，再來我不知道你又看上那裡？說不定要設在總統府前面的廣場上，換成總統不同意了，會不會這樣？

陳副市長師孟：

絕對不會。

陳議員進棋：

意思是目前的受害者只到省方、軍方，就沒有其他的受害者了？

陳副市長師孟：

不能說他們是受害者，因為這是雙方的問題。

陳議員進棋：

你現在給台北市民一個誤解，市長本身是很想做事沒錯，但是你們現在要的都是別人的土地，中山學園是省方的土地，二〇二兵工廠又是軍方的地，那你們現在到底是要把巨蛋放在那裡？

陳副市長師孟：

其實我們只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會用到二〇二兵工廠那塊地，其他的四分之三，大約十五公頃都是私有地。

陳議員進棋：

你剛剛還說你只考慮中山學園，現在一談到二〇二兵工廠的優缺點，你為什麼又這麼清楚，馬上就可以講出來？所以你是本來就有打算在這裡做了。副市長！你講話怎麼可以這樣翻來覆去？

陳副市長師孟：

我是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放棄中山學園這塊地。

陳議員進棋：

如果還沒有放棄，就請市長不要再放風聲出來，這樣會造成一般市民的誤解，以為你們又要把地點移到二〇二兵工廠去。

陳副市長師孟：

中山學園的可能性已經很低了，但是也不能完全放棄，因為在省方的書面答覆還沒有來之前，誰都沒有辦法確定事情的結果會怎麼樣。

陳議員進棋：

我們是希望中山學園能夠成爲台北市的肺，保留這塊綠地，闢建成公園，而巨蛋最好是設在關渡平原，因為關渡平原所有的條件都符合，包括你說的土地徵收也沒有問題。

陳副市長師孟：

關渡平原有一個缺點就是太遠了，我們去看國外的巨蛋，有很多都是設在市區的附近，也就是利用市區的商機來……

陳議員進棋：

副市長！關渡平原離台北市中心並不遠，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距離，是因爲這一年半交通沒有整頓好，所以才會有堵車的現象，一旦捷運通車，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達台北市的市中心，陳市長說二年內要改善台北市的交通，他如果可以將這件事做好，不到十公里的距離，那算得上遠？你們現在說遠，是因爲交通狀況不良，塞車才會覺得遠。

陳副市長師孟：

我現在講的不是距離的遠近問題，而是當地究竟有沒有商機，因爲巨蛋的營運不光是靠幾場棒球賽就可以了，平常也需要有

人利用。

陳議員進棋：

你要針對問題來做解決，中山學園是省方的，二〇二兵工廠又是軍方的，而我說的關渡平原是市政府的、市民的，所以你們可以用區段徵收的方式來做，地主分回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這樣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至於你說的商機，你們去做就會有了。爲什麼不能做呢？當初的新竹科學園區不是也做起來了。你要去嘗試啊！沒有去試試看，你怎麼知道做不起來？

陳副市長師孟：

我不是這個意思，是我們市政府對關渡平原的開發有一個基本的方向，是採中、低度的開發，也因爲如此它不可能成爲一個商業活動頻繁的區域，所以巨蛋放在這裡，發揮不了它的作用。

陳議員進棋：

我們現在是在幫市長解決問題，市長說要蓋巨蛋，省方的土地不可能，軍方的土地也不可能，那爲什麼不利用台北市民的土地？目前台北市還未開發的，就只剩關渡平原了，你一方面把它開發完成造福地方，另一方面還可以把握回饋給省方的利益，加諸到台北市民身上，這何樂而不爲？不管是低密度或是中密度開發都沒有關係，只要開放就好，土地以區段徵收的方式來做，這樣整個巨蛋的興建問題就可以獲得解決。如果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你現在也可以說出來。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現在對關渡平原的開發有一個共識，就是採低度的開發，如果大家對這個共識可以認同，這樣這個地方拿來做商業活動，就會受到限制。而商業活動受到限制，以後巨蛋的營運收入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如果蓋在那裡，到時候都沒有生意，我不曉

得還會有誰要去？

陳議員進棋：

先在關渡平原把巨蛋蓋起來後，再進一步去做開發，不要什麼計畫都沒有就說這裡不行，那裡不行。你們先做規劃，說不定規劃一出來，台北市民都會認同，這樣我們也不必去求省政府將地讓出來給我們用，至於中山學園我們就把它變成公園、綠地，當做都市的綠肺，讓市民多一個休閒的去處。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的都市發展局對社子地區和關渡平原都已經做了全面的規劃，我們不能去違背。

陳議員進棋：

有沒有違背是另外一回，現在談的是協商的問題，到底那一個比較重要？我們今天講這麼多是要幫市長解決問題。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很感謝。

陳議員進棋：

那有違背什麼都發局的計畫？都發局的計畫在那裡你告訴我？社子島及關渡平原的開發計畫多久可以完成？

陳副市長師孟：

第一期的報告在八月份就會出來。

陳議員進棋：

八十七年的八月嗎？還是八十五年的八月？

陳副市長師孟：

八十五年八月就應該會有一個初步的計畫出來。

陳議員進棋：

既然八月可以出來，是不是就接著公告了？

陳副市長師孟：

當時因為市民的反對，所以沒有通過，現在又重新做了一個檢討。

陳議員進棋：

你們不要老是強調什麼市民主義，就像停車場的興建，附近的居民一再的反對，你們為什麼還要興建？反正碰到一個案子如果你們不願意做，就把責任都推給市民，說什麼市民反對，你們的政策根本就是前後矛盾。

陳議員錦祥：

副市長！你認為巨蛋的興建急不急？

陳副市長師孟：

很急。

陳議員錦祥：

急什麼？

陳副市長師孟：

因為台北市大型的場館太少，事實上不只是職業棒球的需要，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很迫切，就像這次的總統就職大典，就是因為在台北市找不到適當的場所，所以犧牲掉很多辦大型活動的機會，所以我們希望能儘早完成。

陳議員錦祥：

你說很急，但是這一屆的市長任內，我認為還是沒有辦法完成。

陳副市長師孟：

沒有辦法完成，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動工，並看到一定的成果。

陳議員錦祥：



現在木柵線也通車了，你認為這條運輸線做得怎麼樣？運輸能量好嗎？

陳副市長師孟：

運輸能量目前已經穩定下來。

陳議員錦祥：

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陳副市長師孟：

目前還沒有完全發揮它的效果，因為捷運要發揮充分的效果，必須要形成一個路網，目前只有單一的一條，受益的民衆只是沿線的部分，還有辦法轉乘，所以效果沒有辦法完全發揮。

陳議員錦祥：

上個會期我曾經跟副市長講過，福德坑是興建巨蛋最好的地點，土地完全是我們市政府的，所以土地的取得完全沒有問題，至於環境影響評估，你們要趕快去做。其它的週邊還有一個動物園，所以整個的開發可以連成一氣，一共有九十幾公頃的土地，馬上就可以來做規劃設計。請環保局局长上台

副市長！上個會期我跟你講過了，你有去研究看看嗎？

陳副市長師孟：

我有研究過，實際上我本人也去看過。我請教過許多專家，他們都認為福德坑可能要過幾年之後才可以使用。

陳議員錦祥：

對，所以這塊地是有可能可以利用的。

陳副市長師孟：

但時間還要拖上幾年。

陳議員錦祥：

我想拖的時間也不是很久。環保局長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多加一些氣孔，是不是很快就可以使用了？

環保局局长長俊義：

現階段我們有幾個計畫，第一個計畫就是要來打沼氣洞，讓沼氣可以全部的消除，再等五年的時間讓這個地基慢慢的沈澱下去。

第二，我們希望利用福德坑這個沼氣來發電，也就是剩餘價值的再利用。

陳議員錦祥：

你認為幾年以後，這個土地才可以使用？

林局長俊義：

時間上很難估算，現在我們也正在測量沼氣的產生量到底有多少？我想時間可能不只五年。

陳議員錦祥：

局長！你趕快去做環境影響評估。

林局長俊義：

第三個方案是，我們現在正在向環保署申請用空氣污染費來補助我們蓋環保公園，但是很不幸的，最近空氣污染費又被立法院刪除了。

陳議員錦祥：

要怎麼樣去爭取中央的預算？我們議會也可以幫忙。

副市長！局長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他們一直積極的在做這

些工作。松山菸廠的那塊地，你們整天在跟省府協商，到後來還是沒有用，我想那裡就把它關建成公園，當做都市的綠肺，因為我們這一帶綠地實在太少了。而且如果在中山學園蓋巨蛋，對交通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我想剛剛陳議員建議的關渡平原，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交通流量上也不會有問題。而福德坑這裡

又有北二高、捷運，而且信義線現在也在進行規劃設計。我想這二個地點都非常好，土地的取得也沒有問題，尤其是福德坑根本不必花半毛錢，我希望市長和副市長能加以考慮，回饋文山地區的居民，不僅可以蓋巨蛋，甚至台北大學也可以考慮設在這裡。

陳副市長師孟：

我的專業知識不夠，所以不敢隨便在這裡做承諾。但是我所請教過的專家，都採比較保守的態度，他們認為還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能夠使用。

陳議員錦祥：

這麼久以來都沒有巨蛋，何必一定要急著在現在馬上要蓋？我覺得是沒有那麼急。

陳副市長師孟：

巨蛋是一個相當大的結構。

陳議員錦祥：

巨蛋是要做，沒有錯，但時間上真的這麼急嗎？要把所有的環境影響評估，交通衝擊都考慮清楚，才能決定一個最適合的地點，不要隨便找一個地方就來做，浪費台北市民的钱，以後也會成歷史的罪人。

陳副市長師孟：

巨蛋的結構比較特別，所以地基必須要相當的穩固，如果以福德坑的垃圾掩埋來做，地基可能會有問題。

陳議員錦祥：

我覺得那都不是問題，現在有很多新的施工法都可以克服。副市長！我覺得這件事實在是不急，選一個適當的地點才是最重要的。

陳副市長師孟：

好，謝謝。

黃議員義清：

副市長！你們一直說找不到適合的地點來蓋巨蛋，本組也提供了你們幾個地點，但是你們一直都沒有去做評估。如果我們剛剛提的福德坑、關渡平原都不適合，你們是不是還有什麼適合的地點？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過去做過很多地點的評估，包括中山足球場、市立體育場、還有大度路以北的關渡平原等。

黃議員義清：

你要把這些地點不適當的原因都講出來，讓我們和市民能夠瞭解。

陳副市長師孟：

是。

黃議員義清：

我們一直覺得中山學園這個地點實在非常的不適當，因為它對交通和環境都會產生很大的衝擊，而且還需要一筆非常龐大的經費。而我們提供的關渡平原、福德坑在土地的取得，及交通環境的衝擊方面，都比中山學園要好很多，我不曉得你們為什麼不願意考慮？你們是不是能夠再多找幾個地方，好好的做一下經費、環境及交通影響評估？剛剛我們陳議員也說過了，急事要緩辦，不會隨便做一做，到時候做不好，真的要成爲歷史的罪人。

陳副市長師孟：

謝謝黃議員的指教，其實我們過去也一直都在做評估，我回去之後再拿過去做的幾個評估報告給黃議員參考。

黃議員義清：

好。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們會把評估報告送給貴組的議員參考。

黃議員義清：

市長說要在二個月內公布巨蛋的設置地點，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什麼真正的結論出來，希望你們能加緊進行。

陳副市長師孟：

好。

李議員銀來：

陳副市長！我請問巨蛋的興建有沒有其必要性？

陳副市長師孟：

我個人認為有相當的必要性。

李議員銀來：

有沒有急迫性？

陳副市長師孟：

如果認為體育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就有其急迫性。

李議員銀來：

巨蛋的興建是不是市長政見的一部分？

陳副市長師孟：

是。

李議員銀來：

既然有其必要性和急迫性，又是市長的重要政見，你們為什麼不好好的去做？我一直覺得你們的政策決定都是亂七八糟的，請問副市長對這個政策的決定過程瞭解嗎？

陳副市長師孟：

當然我們必須先經過評估。

李議員銀來：

必要性和急迫性都沒有問題，而且還是市長的重要政見，我們的市民也都急切在盼望，所以輸入的部分已經有了，而轉換的部分呢？興建的地點你們一下子說是中山學園，一下子又說是中山足球場、市立體育場，現在地點又要換了。你們對於轉換的評估及規劃過程的探討，怎麼會這樣亂七八糟的，事先沒有把整個的目標訂好，交通和環境的影響也都沒有好好的考慮，將來蓋成之後到底會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像原來考慮的中山足球場，本來說要把它打掉，往地下開挖，結果又說面積太小，並且還有航道的問題。之後又說要蓋在現在的市立體育場，但是又卡在現有的田徑場、棒球場及體育館，還有交通的問題，所以又不行了。再來又說是中山學園，現在又卡在省方。為什麼不選一個用地取得沒有問題、經費也沒有問題的地點？其實經費的部分中央也願意補助，所以現在的關鍵是你政策的決定太草率了，花了這麼多的時間、人力、金錢來規劃，到後來都不能用。政策轉換的過程，都沒有做一個通盤的考慮，常常是只聞樓梯響，未見人下來，吵吵鬧鬧的弄得全國的老百姓都說陳市長是在作秀。

你剛剛說所有國家的巨蛋都在市中心，但你要考慮一下他們的狀況，像東京都的巨蛋為什麼敢設在那裡，你想看人家那有開車子去看棒球、看展覽或開會的，他們都是搭乘大眾捷運系統去的，因為東京都的交通網路非常的完善，而反觀我們台北市的交通網，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了嗎？我想如果你真的在中山學園蓋，十年後交通打結被罵的，大概就是陳副市長了，因為你是這個小組的召集人，也是你積極往中山學園的方向去推動的。就像你們現在罵以前的政府如何如何一樣，所以我始終感覺到我們

市政府政策的缺點是沒有一個整體、長遠的規劃，想到那就做到那。

你們現在又說要蓋在南港的二〇二兵工廠，我請問那裡的土地取得容易嗎？你們有這個能耐嗎？可以在二年內讓他們搬嗎？

陳副市長師孟：

其實二〇二兵工廠的這塊地，用到的面積只有五公頃，所以我並不要求這個兵工廠要拆遷，我們只是希望他們在二〇二公頃的土地中撥五公頃給我們用。

李議員銀來：

交通的狀況如何？市民要到那裡去方便嗎？據我瞭解初期只有地鐵可以利用，而地鐵還只到松山而已，到不了南港車站。你要把整個都市計畫變更，把信義路整個打通，忠孝東路拆開才有辦法，不是土地找到就沒有問題了，還要考慮到整個的交通網路。唯一我們認為還可以做的，就只有關渡平原，當然要完全符合理想也是很難，但最起碼關渡平原還有捷運的北淡線及承德路，將來在社子這邊也還可以再開一條路，至少還有希望。現在關渡平原還光禿禿的，所以在那裡做影響應該是最小，而且交通網路也可以配合。

我在這裡給副座一個具體的建議，所有的規劃都要考慮清楚再說，因為不管什麼樣的政策，都要向歷史負責的，我常常說錯誤的決定，比貪污還要嚴重，所以在做任何的政策之前，都應該要好好的考慮。我們也希望巨蛋能趕快誕生，但是你們的政策這樣搖擺不定，實在是非常的不好。我覺得事在人為，用地取得再困難都可以克服，最主要問題還是交通。

另外經費方面，我想也不必考慮，但是整體的規劃一定要有

前瞻性，敲定之後就大刀闊斧去做，不要管人家怎麼講，反正都是爲了市民，爲了全國的老百姓，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陳副市長師孟：

好。謝謝。

陳議員永德：

我希望這個案子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確定，不要把它弄成一個政治角力的事件。

我現在再請教你另外一個問題，今天早上我們看到報紙之後赫然一驚，不曉得副市長對大直國中的郭同學涉及二次的強暴未遂事件後，昨天又帶著二百塊錢翹家了，這整件事的過程瞭解嗎？

陳副市長師孟：

我並沒有直接接觸這個案子，所知道的訊息也是從報紙上得來的。

陳議員永德：

因爲副市長你曾經代理教育局長很長的一段的時間，而整個事件演變至今，目前大直國中可以說是一片愁雲慘霧，過去校園暴力事件的層出不窮，是由於學校校長、老師、家長的不敢聲張，導致吃案的狀況相當的嚴重。我們痛心的是，五月一日就發生的事，你們一直沒有好好的去輔導，這個郭同學由於受不了媒體報導的心理壓力，再加上對方家長的曝光，使二位同學都受到二度的傷害。事情發生二個星期以後，整個學校的通報系統，由於家長的舉發曝光，我們的教育局才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到昨天這個郭同學由於受不了壓力，就帶著二百塊錢翹家了。這衍生了二個問題，第一，他現在根本就不敢回家。第二，這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事件。在我們整個教育體系的輔導方面是否有落實，

我們在這裡也一再要求要成立一個二日學校危機處理小組，今天發生的事件，不管是早上或是下午，在二日內就要從學校通報到教育局，甚至到陳副市長這裡，然後將整個的校園暴力事件，包括性暴力侵犯問題，做一個全盤的瞭解，然後對症下藥，再將整個處理的過程公布給社會大眾媒體。讓大家瞭解我們教育局甚至是市政府，對於每件校園暴力案件的產生，都能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瞭解、掌控，並且對症下藥，以挽救學生和學校的聲譽。

到目前為止，你們的表現讓我非常的痛心，那位郭同學不但離家出走了，而且受害的女同學也受到了二次的傷害，經過媒體的報導之後，整個學校陷入了一片愁雲慘霧，受到了三度的傷害。陳副市長！你今天還在這裡說你不瞭解，你是不是對整個的體育體系根本就不關心？對於學生的心理輔導及將來面對的一連串校園暴力，我們要如何來因應，如何來面對？你身為台北市的副市長，對於這樣的事件，你有什麼樣的心理感受？

陳副市長師孟：

我並不是說我不知道這個事，因為這件事報紙上也報導了滿多，只是我還沒有接到教育局對這件事的報告。我一向的主張是發生這類的事件，學校的行政首長一定要議處。你剛剛也提到了所謂的吃案，也許這個名詞用得不是很正確，不過在上一次的校園性暴力事件裡面，我們所以處置那個校長，把它調離職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自己沒有能力處理，卻不知道要反映出來，不知道向教育局或其他有經驗的單位去尋求援助。我們發現這次的事件，可能又有重蹈覆轍的現象，所以我們一定會要求教育局做處理。以後任何學校碰到這種事件，如果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處理，就一定要向教育局或市府求援，如果不這樣做，我就認為這些學校的行政首長本身不懂得負起責任，只想把事情蓋

過去就了事，我想這樣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如果連教育行政首長都不懂得負責任，我們也不可能要求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陳議員永德：

請吳局長一併上台。陳副市長！大直國中郭同學的性暴力事件，你是經過教育局的通報知道的，還是透過媒體知道的？

陳副市長師孟：

我是透過媒體報導說議會在質詢這件事才知道的。

陳議員永德：

吳局長！你是怎麼知道的？

吳局長英璋：

是學校的老師跟我報告的，不過是在事件發生好幾天之後。

陳議員永德：

這個事件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吳局長英璋：

學校知道這件事是在五月一日。

陳議員永德：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吳局長英璋：

五月十四。

陳議員永德：

過了二個星期才知道？

吳局長英璋：

是。

陳議員永德：

是因為家長的舉發才知道？或是經由家長向媒體舉發？還是家長跟學校舉發，學校因為事情曝光才告訴你？

吳局長英璋：

大直國中這個個案和成淵國中的個案差得很遠，其實在事件發生的時候，學校本身對受害學生的輔導，是做了一個相當有條理的處理，其中的一位同學，我們已經安排他在五月二日到醫院接受治療，目前還在持續治療當中，另外一個同學也還在進行輔導。

我們平常在進行學生的輔導時，一直有這樣的顧慮，在學生本身不願意讓家長知道的時候，我們必須以輔導的方式來幫助他們，讓他們願意去跟家長說明。

陳議員永德：

這麼嚴重的性暴力案件，經過二個星期你才知道，你有沒有問過大直國中的校長，爲什麼過了二個星期才讓你知道？當你知道之後，你有沒有跟陳副市长或是陳市長報告這一件事？這二個星期我們的學校和教育局有沒有做什麼補救的措施？

昨天這個郭同學已經帶著二百塊錢離家出走，又演變成一個新的社會事件，我們教育局有沒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對於大直國中師生的名譽，你們有沒有做什麼事後的補救？學生上課的心情會不會受到嚴重的打擊？像這種隱匿不報的情況還有多少？未來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吳局長英璋：

我必須強調的是，大直國中絕對沒有匿而不報的情況，我個人非常信任大直國中的輔導系統。

陳議員永德：

學校幾月幾號知道？局長幾月幾號知道的？這中間隔了二個星期的時間。很多青少年學生的自殺事件，學校都有隱瞞，我想你也知道。

吳局長英璋：

但這個個案，學校本身在輔導上已經做了相當強而有力的介入。如果學校每一件輔導的個案，都必須立即向教育局呈報，我想案子會相當的多。我前幾天也跟校長說，這一段時間，碰到任何的狀況希望都能向教育局呈報，等呈報上來之後，我們再來討論什麼該報，什麼不該報。過去輔導系統比較完整的學校，他們會做這樣的考量，一個案件本身是不是非常嚴重，我覺得需要從輔導的立場去思考處理的可能性。

陳議員永德：

陳副市长！兒童和青少年都是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所以每一件的校園暴力、性暴力案件，我們都要瞭若指掌，並且積極的去輔導。未來對於這一類校園性暴力案件，如果有隱匿不報或吃案的情形，是不是應該做最嚴重的處分，甚至把校長給調開？我想類似的案件非常的多，不要每次都等到我們議員學發或媒體披露之後才來重視，副市长！我說的這一點可不可以做到？

陳副市长師孟：

應該是有問題。不過剛剛有一點我要做說明，我不曉得大直國中的輔導系統，在教育局的眼裏已經是非常健全、完善，當初我從報紙上獲得的資訊，以爲校長是故意隱匿，現在經過吳局長的說明，才知道大直國中在處理上的真正狀況。不過從這個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雖然他過去受過輔導的訓練，但還是可能有百密一疏的情況產生，所以我們還是要求學校方面，不管他們的輔導系統有多完備，一旦發生事情還是要全部都報上來。

陳議員永德：

局長！我剛剛說的那一點可以做到嗎？  
吳局長英璋：

你剛剛提的這點，我們是不是分兩方面來看？

陳議員永德：

我講的是惡意的知情不報。

吳局長英璋：

如果是這種，我們絕對會處理。

陳議員永德：

馬上調職處理，可以嗎？

吳局長英璋：

但是他如果是站在輔導的觀點來處理，我們可能會做另外的處置，如果是像你說的惡意的隱匿不報，我們絕對照陳議員的要求去做。也就是說暫時的不報一定要有他的理由，如果不是，我們絕對嚴加處理。

陳議員永德：

局長！副市長！不管任何的學校發生這一類的性暴力案件，都必須要馬上成立二日危機處理小組，做立即的通報。我也要求局長和副市長對於每一個案件的發生始末、處理過程，都要做最詳細的瞭解，以免在你們都還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民意代表、媒體學發，以免對學生造成多次的傷害。

吳局長英璋：

這點我們一定會做到。

陳議員永德：

而且還要趕快研擬一個處置之道。局長你說做得到，副市長呢？

陳副市長師孟：

如果說局長那邊研判這個事非常嚴重，必須由市府全力來調查、輔導，這一些我一定可以做到，兩天之內他們一定會報上來。

陳議員進棋：

局長！校園裏面除了一般的暴力事件、性暴力事件之外，還包括了一些勒索案件，因為畢竟學校是一個大家庭，所以外面可能發生的事，在學校裏面也可能發生，可是有些校長、老師爲了學校的校譽及教育界的聲譽，就把事情隱瞞下來。從大直國中的這件事來看，五月一日發生的事情，局長到五月十四日才知道，這就證明學校本身的通報系統已經出了很大的紕漏，局長！不是這樣？

吳局長英璋：

如果是惡意的，我們一定會處理，但我要強調的是，這個個案本身經過學校的輔導，學生已經願意將事情的始末告訴家長。

陳議員進棋：

局長！你不能說什麼善意、惡意，暫時的不通報，一拖就是兩年的時間，經過媒體披露，學生受到更大的傷害。我覺得學校的吃案情形比警界的吃案還要嚴重，類似這樣的情形，爲什麼教育局不知道？

吳局長英璋：

我過去也一直都在協助學校做個案的輔導，所以對於這樣的狀況也滿熟悉的，因此我們在做個案處理的時候，如果認爲學校方面就已經可以處理得很好，爲了保護學生，我們還是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因爲知道的人越多，學生受到的傷害就越大。

陳議員進棋：

你說的我們都瞭解，我現在是說只要學生一發生狀況，學校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必須通報教育局，教育局才能夠防範於未然，知道怎麼去處置。不要像大直國中的案子，發生二個星期之後，

局長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吳局長英璋：

其實我們在昨天的緊急會議上，已經要求每一位校長在這一段時間，不管學校發生任何一個情況，都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向教育局通報，然後我們再來辨別那些事應該由學校自己來處理，那此事必須透過教育局的協助。

陳議員進棋：

二十四小時以內報到教育局，然後再由教育局來判斷事情的輕重，以決定是不是公諸媒體或私下進行輔導，是不是這樣？

陳副市長師孟：

是。

陳議員進棋：

大直國中的事件經媒體一披露，你們應該就想到男、女同學會受到的傷害，所以在這一段時間，就應該好好的去輔導他們，才不會再發生像郭同學的翹家事件。

吳局長英璋：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兩難之處，我們一方面怕學校吃案隱匿不報，另一方面也怕知道的人越多，學生受到傷害就越大，事情一傳開，我們對學生的輔導就相當的困難。就像你剛剛講的這位男同學，他本來是由家長帶回去進行醫療的行爲，從五月一日帶回去之後，就一直沒有來學校上課，所以昨天一發生離家出走的狀況，我們就知道一定有許多的干擾壓在他身上。

陳議員進棋：

這個事經過媒體一披露，你們就應該要想到當事人的心理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要事先去輔導、去防範，不要讓另外一個意外事件又跟著發生，一旦出事我想局長你也負不起這個責任。

吳局長英璋：

這也是我爲什麼一直強調，這點在輔導工作上是非常的矛盾的。站在教育行政的立場，我們要求不可以隱匿，不可以吃案，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期待學校能做一個最好的輔導，知道的人多一個，危險性就增加一分。

陳議員進棋：

現在這個學生已經離家出走了，這個事件再經媒體一渲染，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你們應該可以預測得到，事情發生之後你們沒有好好的去輔導防範，才又有離家出走的情況發生。

吳局長英璋：

其實並不是像你說的，應該預測得到，依過去的经验我們只有一種作法，就是二十四小時黏住人。

陳議員進棋：

既然說要二十四小時黏住人，爲什麼這次不這麼做？

吳局長英璋：

其實很多的狀況，並不是像你剛剛說的是可以預期的，我們應該要去，也會儘量的去做，但是不見得能夠那麼好。

陳議員進棋：

你說你應該要去，也會儘量的去做，但是事實還是發生了。

吳局長英璋：

二十四小時盯住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我曾經有過的經驗是，當事人說要上廁所，我們站在外面等他，結果他就這麼跑掉了，所以要二十四小時黏住一個個案不是那麼容易的，尤其是當他已經產生這樣一種危險性的時候。

陳議員進棋：



不管學生本身的好壞，我想只要是我們的學生，教育局就得以輔導，不要讓意外的事件一再的發生，造成社會的問題。

**吳局長英璋：**

這一點我們一定會做到。

**李議員銀來：**

最近校園發生了這麼多的問題，我自己也感到相當的寒心，連學校這種最單純的環境都會發生問題了，整個的社會怎麼會好？

五月一日發生的事，局長在五月十四日才知道，而且還是經由媒體的報導才知道的，我真的想不通為什麼會這樣？學校難道沒有通報系統嗎？

**吳局長英璋：**

不是經由媒體的報導才知道的，我的訊息是來自局裏面同仁的報告。

**李議員銀來：**

你是在什麼時候知道的？

**吳局長英璋：**

五月十四日同仁跟我說明之後。

**李議員銀來：**

怎麼會那麼久呢？一般一有事件發生，就應該先跟政風室、督學室、六科報告，前後的時間不能超過五分鐘，你竟然過了二星期才知道。剛剛我們的同仁一直在提所謂的通報系統，其實這個東西早就有了，而且還要求學校要即時發生即時報，並且還要好好的輔導，不要再造成第二次的傷害。

大直國中的這件案子，你們處理了半天，結果學生離家出走了，他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你傷害了我的民族幼苗，我真的不

知你們在做什麼？竟然事情過了二個星期才知道。晚上三更半夜發生事情，也要打電話給科長、給督學，甚至要打電話給局長，局長也要三更半夜跑過去，小孩子是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對於這個案子，你們不但沒有做，還讓小孩子離家出走，產生嚴重的二度傷害，我認為這是你們處理不當，而且是很嚴重的疏失，這個事情都做不好，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吳局長英璋：**

其實如果有特殊的事情發生，校長半夜也會打電話給我。

**陳議員永德：**

過了二個星期才知道，還說什麼半夜就會打電話給你。

**吳局長英璋：**

目前學校一發生事情，是由校長來決定其嚴重程度，然後再來向我做報告。

**陳議員永德：**

昨天這個郭同學離家出走了，一旦發生什麼意外，學校、教育局要怎麼負起這個責任？我們有沒有去尋找這個郭姓同學？

**吳局長英璋：**

據我所知學校已經開始在找孩子了。當然發生這種意外的狀況，我也感到相當的遺憾，我必須強調的是，過去這種通報系統是由校長來決定嚴重程度。

**陳議員永德：**

你現在叫那個單位來協助尋找這個郭姓同學？

**吳局長英璋：**

學校、分局都同時進行，我們一定是盡全力來找孩子，而且把可能發生的危險性減到最低。

**陳議員永德：**

你現在有沒有透過什麼單位來協尋？據說這個學生的個性相當的孤僻，很有可能是想不開。

吳局長英璋：

我們也很擔心這點。

陳議員永德：

一旦他受不了媒體的壓力，真的想不開自殺了，那你們要怎麼辦？這整個事件一發生，我們就一直探究因為你們沒有成立一個快速的通報系統，所以沒有辦法馬上謀求解決之道。這麼嚴重的校園性暴力事件，副市長也是經由媒體的報導才知道，整件事經過家長的披露，男、女同學雙方都受到了傷害，現在這個男同學已經帶著二百塊錢離家出走了，家長擔心得不得了，整個學校也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局應該透過學校校長、老師及跟他較親近的同学甚至是警察單位、少年隊，不分晝夜的把他找出來，否則如果又出了什麼事，就真的是罪過一件。局長！你要考慮一下這件事的嚴重性。

吳局長英璋：

我也瞭解這件事的嚴重性。

陳議員永德：

副市長！你對整個事件也要積極的掌握。

陳副市長師孟：

對於議員們的指教，基本上我都滿認同，以後這種校園的性暴力或其他暴力事件，不管學校有沒有輔導的能力，我都會要求他們馬上跟局長做報告。爲了怕有洩密的情況產生，所以就不尋教育局這個管道來通報，而是直接報給局長，因爲局長是教育心理專家，所以他應該可以做很好的處理。

另外，對於大直國中的這個案子，我們也要求教育局把他當

成一個個案來分析，這位男同學離家出走的反應，可能是過去我們比較沒有注意到的，今後我們也會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李議員銀來：

最近校園的問題層出不窮，局長你一定要痛定思痛，其實問題不只有這些，我也經常接到家長的電話，現在學校已經警察化了，爲什麼要把學校警察化？動不動就要警察來，學校是一個教學的地方，爲什麼學校自己不處理好，還要勞動警察來管？當然學校裏面的問題多的很，除了一般的暴力事件、性暴力事件之外，還有男生欺負女生，高年級欺負低年級，及勒索等事件，聽到這些我真的要掉眼淚，爲什麼會這樣？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樣的問題？是不是因爲教育出問題，所以整個社會也跟着生病？上至總統下至老百姓統統在生病，怎麼辦呢？我們一直在探討一個體罰的問題，我以前也講過，這是我的親身體驗，我不敢罵我的學生，一罵了之後就不敢出門了，因爲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會拿著刀子在路邊等你，你看問題這麼的嚴重。

局長！你不可以研究看看，除了短暫性的疼痛處罰之外，還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我們的家長、老師、校長及一般的教育人員都能夠一起來參與，研究出一套最合適的做法。我還聽說過，家長跟老師表示我的孩子很皮，你怎麼打他都沒關係，結果老師真的打了，家長就去法院告老師，並要求以二十萬元和解。

我們現在的教育也不是完全用愛的教育就可以解決，還是拿出一套具體有效的方法，我們的教育才會有效。有人說我們的國家在五年、十年後可能會完蛋，因爲我們的下一代根本就吃不了苦，思想也有問題，已經沒有刻苦耐勞的心了。我一直認爲我們的下一代，水準應該很高，局長你是輔導專家，我希望你能拿出一套好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的校園問題，不要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

粥。

主席：

本組時間到。

## 副市長兼任市府各專案小組業務 報告及質詢第三組

質詢日期：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質詢對象：陳副市長師孟 白副市長秀雄

質詢議員：陳雪芬 林慶隆 李承龍 林宏熙 謝英美 吳碧珠

秦茂松 計七位 時間八十四分鐘

### ※速記錄

一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速記：蔡舜如

主席（陳議長健治）：

現在進行第三組的質詢，由陳雪芬議員第七位，時間是八十四分鐘，請開始。

陳議員雪芬：

請陳副市長和教育局吳局長上台。局長！校園亮起安全的紅燈，最近引起很大的注目，上一組針對這個問題也跟你談了很多，可是我想還有很多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提出來探討，面對一連串的校園暴力，尤其是性暴力的問題，甚至已經可以說是性犯罪的問題，是不是我們每次都只能在個案發生之後，大家來指責一番，然後痛一下，痛過之後就忘記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問題還是

沒有辦法解決，是不是每一次都要上演同樣的一齣戲碼？

教育局吳局長英璋：

我想基本上不應該是這樣子，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個人是認為我們也要往另外一個方向去努力，舉例來說，比如我們的小孩子常常掉到水裏面去，我們就應該去研究是什麼樣的力量讓小孩子掉到水裏面去，我們一方面要去救這些掉到水裏面的小孩子，另一面更應該去注意是那些因素讓小孩子掉下來。

陳議員雪芬：

局長！你認為是那些因素讓我們的小孩子一直不斷的掉到水裏面去？而我們在下游的人只能不斷的去搶救他。

吳局長英璋：

以我過去十幾年來的調查研究，大約可以分成三個大的項目，一個是家庭方面發生的因素，一個是學校，一個是社會。目前教育局這邊是努力的從學校的角度來做積極性的改變，當然我們可以從學校觸及到家庭，但是是很難去觸碰到社會這個層面。

陳議員雪芬：

我們就先從學校來講好了，局長！每次事件發生之後你都說要加強輔導，可是就我們所知，最近蘭雅國中發生的這個事件，我們到學校去瞭解情況，他們整個學校有三千多個學生，卻只有四名的輔導老師，這有可能做得好嗎？而且我們知道輔導是對已經發生問題的學生做事後的補救，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如何防範問題的發生，而不是發生問題以後再來輔導，那都已經慢了。所以我們要根本的從整個教育體制談起，副市長！你有沒有感覺到，長期以來因為以智育掛帥的結果，小孩子的道德教育都被忽略了。這次大直國中的事件就是這樣，孩子轉學轉了二次，他已經被